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和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马里人权状况的报告

概要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 21/25 号决议中再次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马里人权状况向理事会第 22 届会议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为此，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 日开展了在马里、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收集信息的任务。这一任务得到了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两名官员的支持。

本报告强调了自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开始以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卫士和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在 2012 年 1 月紧随其后对马里军队进行攻击以来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马里北部的三个重要地区，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在这些极端团体控制下，这些团体对人民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这导致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即决处决、强奸、酷刑行为、招募儿童兵、侵犯表达自由和知情权、以及侵犯受教育权和健康权。

本报告还表明，在政府所控制的地区，司法行政、表达自由和知情权方面的情况令人担忧。报告指出了一些军人和警察在巴马科遭到拘禁和酷刑并且实际上得不到司法保障的案件。尽管当局表达了诚意，但司法调查进展缓慢，令人焦虑。

鉴于所获得的证据，高级专员强调了在对马里北部进行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存在报复和种族间冲突的风险。最后，报告向参与解决危机的各方提出了建议，以保护平民和促进民族和解。

目录

	段次	页次
缩略语		4
一. 引言	1	5
二. 收集资料的方法	2-4	5
三. 适用于马里状况的法律框架	5	5
四. 背景	6-17	6
A. 马里人口的多样性	6	6
B. 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的反叛以及暴力循环 和有罪不罚	7	6
C. 2012 年的危机：武装团体对北部的控制	8-10	6
D. 2012 年 1 月 17 日以来政治局势的演变	11-13	7
E. 人员流离失所	14	7
F. 侵犯人权问题反复出现	15-17	8
五. 2012 年 1 月 17 日事件后国家北部的人权状况	18-46	8
A. 生命权：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18-23	8
B.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24-26	9
C. 任意逮捕和拘留	27	10
D. 招募儿童兵	28-30	10
E. 性暴力	31-35	10
F. 侵犯财产	36	11
G. 侵犯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37	11
H. 侵犯受教育权	38-39	11
I. 侵犯健康权	40-43	12
J. 侵犯文化权	44-45	12
K. 侵犯宗教自由权	46	13
六. 马里政府控制地区的人权状况	47-60	13
A. 侵犯生命权、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47-49	13
B.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50-51	14

C. 任意逮捕和拘留	52-55	14
D. 侵犯财产	56	15
E. 侵犯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57-59	15
F. 社会经济状况恶化	60	15
七. 安全部门脆弱以及有意姑息某些自卫民兵.....	61-62	16
八. 即将出现的危机和风险的种族方面	63	16
九. 北部的人道主义救济	64-65	16
十. 结论和建议	66-70	17

缩略语

AQMI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TT	阿马杜·图马尼·杜尔
CICR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CPI	国际刑事法院
EPU	普遍定期审议
GMS	治安机动队
GUN	民族团结政府
HCDH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IFM	教师培训学院
MNLA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MUJAO	西非团结圣战运动
OMS	世界卫生组织
ORTM	马里广播电视局
PAM	世界粮食计划署
REG	战争遗留爆炸物
RSSG	秘书长特别代表
SNU	联合国系统

一. 引言

1. 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人权理事会通过了第 21/25 号决议，决议“再次强调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马里共和国，尤其是该国北部地区人权状况的书面报告”¹。

二. 收集资料的方法

2. 为了实施第 21/25 号决议，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事处的一个小组(下称“特派团”)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 日前往马里。该小组中有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两名官员。小组中的一部分人首先去了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为的是向难民收集信息。在该特派团之前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曾于 2012 年 10 月 4 日至 8 日前往执行任务。特派团与联合国系统驻地协调员密切合作。特派团在马里及所访问的其他国家还会晤了主要的国家行为人、民间社会、受害人、证人、联合国系统机构的代表和外交使团的成员。

3. 本报告主要涵盖 2012 年 1 月 17 日² 至 11 月 20 日期间，其中一章介绍了马里的背景，不介绍背景的话就没办法分析目前的形势。在所访问的 4 个国家中组织的大约 250 次会谈的基础上，特派团收集了关于人权状况的信息，并分析了大量文件。多亏了司法部，特派团得以探视被拘押在巴马科宪兵队 1 营的人。不过，尽管特派团再三向主管当局要求，它还是未能进入卡蒂军营的拘留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局的拘留中心³。特派团去了莫普提，但因为安全状况的原因，未能进入该国北部。不过它还是充分收集了用于评估该国人权状况的信息。

4. 特派团必须强调，在北部所观察到的侵权情况在形式、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三. 适用于马里状况的法律框架

5. 马里批准了 9 项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和 6 项附加议定书。该国还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及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马里还批准了非洲联盟(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关于人权的主要公约。

¹ 第 21/25 号决议，第 7 段。

² 标志着武装团体开始攻击马里部队。

³ 国家情报处。

四. 背景

A. 马里人口的多样性

6. 马里在种族、人种和宗教方面十分多样。马里有二十来个种族，其中主要有班巴拉族、马林克族、索尼克族或萨拉考列族。他们都属于曼丁哥语族，占人口的半数多。颇耳族、多贡族、桑海族、波波族和乌勒族、图库洛尔族、塞努佛族、迪奥拉族、图阿雷格族和摩尔族以及其他人口较少的种族构成剩余人口。马里《宪法》保障政教分离(第 18、25、28 和 118 条)。大多数马里人都是穆斯林。少数人是基督徒或泛神论者。

B. 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的反叛以及暴力循环和有罪不罚

7. 在马里历史的不同时期，图阿雷格社群一直在要求其所在的包括北部 3 个行政区(加奥、基达尔和通布图)的被它们称为“阿扎瓦德”的地方独立。1961 至 1963 年宣布独立后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反叛给图阿雷格人留下了苦涩的回忆。第二次反叛浪潮发生在 1990 年至 1995 年，因 1991 年《塔曼拉塞特和平协议》和 1992 年《全国协议》而中断。1996 年，冲突正式结束。在 2006 年 5 月图阿雷格起义之后，同年 7 月 4 日与政府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另一次反叛发生在 2007 年至 2009 年。在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倒台后，许多图阿雷格雇佣兵在 2011 年 9 月至 11 月带着武器返回马里。他们伙同图阿雷格武装人员一起，在 2011 年 10 月组成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该运动以阿扎瓦德独立为目标，指责马里政府不遵守签署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常常附有大赦法律，助长了有罪不罚的风气。

C. 2012 年的危机：武装团体对北部的控制

8. 2012 年 1 月，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开始攻击北部的马里军事基地，2 月初开始攻击基达尔的军事基地。随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 3 个伊斯兰武装团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卫士和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开展了各种攻击行动。

9. 驻扎在北部的马里军人逃跑了，有图阿雷格和阿拉伯血统的军官带着手下人逃到了叛军那里，大大削弱了马里军队的作战能力。⁴

10. 2012 年 4 月 6 日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单方面宣布阿扎瓦德的行为立即遭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盟的抵制。不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

⁴ 据军方消息，他们大约有 1,000 人。

兰卫士在 2012 年 5 月 26 日就成立一个阿扎瓦德国缔结了协议。然而，双方在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致使协议受阻。在市政参议员 Idrissa Oumarou 死在加奥后，相当一部分民众起来反抗，认为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犯下了这一罪行。2012 年 6 月 27 日，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利用这一局势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赶出了加奥。11 月 18 日，信奉伊斯兰教的派别控制了北部，一直到 Douentza。

D. 2012 年 1 月 17 日以来政治局势的演变

11. 由于北部军队的失败以及阿马杜·图马尼·杜尔(通常被叫做 ATT)总统的政府无力遏制叛乱所导致的失望情绪，一群军人在 2012 年 3 月 21 日夜到 22 日发动政变，从而终结了预计将在 2012 年 4 月 30 日进行总统选举的民主进程。以恢复民主和复兴国家全国委员会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政变者由 Amadou Haya Sanogo 上尉领导，他们中止了《宪法》，并且无限期地推迟了下一次选举。政变受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盟的一致谴责。马里从此被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暂时剥夺了资格，双边伙伴们则冻结了与该国的合作。

12. 2012 年 4 月 6 日，由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代表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恢复民主和复兴国家全国委员会之间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规定，除其他外，罢免杜尔总统的职务，任命国民议会现任议长迪翁昆达·特拉奥雷为共和国总统，谢赫·莫迪博·迪亚拉为总理，并且为政变者表决通过一项大赦法律。几个星期后，2012 年 4 月 30 日夜到 5 月 1 日，一些忠于前总统杜尔的军人试图发动一场“反政变”，据一名马里负责人称，这导致包括平民在内的几十人死亡。

13. 在这种以国家高层的不信任和分裂为特征的背景下，示威导致特拉奥雷总统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受到人身攻击。在法国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特拉奥雷总统于 2012 年 8 月回到马里，并任命了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其主要任务是夺回北部和组织选举。2012 年 12 月 10 日，根据前军事政府的命令，迪亚拉总理遭到逮捕并于 11 日早上被迫辞职。12 月 12 日，共和国总统任命共和国调解人迪昂戈·西索科为总理。

E. 人员流离失所

14. 2012 年 12 月 1 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业办事处(难民署)估计，马里难民总数达 155,187 人，其中 54,117 人在毛里塔尼亚，61,880 人在尼日尔，37,626 人在布基纳法索，44 人在几内亚，20 人在多哥。另外估计有 198,558 人为境内流离失所者⁵。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难民主要是来自通布图、

⁵ 参见难民署，《第 13 号马里形势更新》。

加奥、莫普提和基达尔地区的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颇耳人和贝拉人。北部一些居民也在阿尔及利亚避难，但他们的准确人数还不确定。

F. 侵犯人权问题反复出现

15. 马里自独立以来一直面临一些严重问题，要理解当前局势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贫困程度极高、人们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国家财富分配不均，尤其是来自自然资源的财富。

16. 马里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腐败程度高，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以及不利于儿童和妇女享有权利的一系列“歧视性和损害性的文化习俗”⁶。早婚、女童和男童在接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女性割礼、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等方面的禁忌都是一个妇女权利遭到极大漠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的表现。

17. 此外，对某些种族和社会类别的歧视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某些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图阿雷格社区，在种姓制度中奴役仍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做法。贝拉人的情况尤其是这样。此外，充斥历史的身份方面的要求助长了社群间紧张关系的出现。

五. 2012 年 1 月 17 日事件后国家北部的人权状况

A. 生命权：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18. 报告了许多侵犯生命权的指控，包括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自 2012 年 1 月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在北部开始发起攻击起就实施了这些侵权行为，随后其他武装团体也实施了这样的行为。

19. 特派团被告知，在阿盖洛克，一些被认为是属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士兵在 2012 年 1 月 24 日入城后开始胡乱射击。到达教师培训学院附近后，他们恐吓学生，并且用学生做人盾来攻击邻近的军营，逼迫士兵投降。攻击者俘虏了 153 人，并将其反绑。其中有 94 人(估计是军人)遭到割喉或被子弹击中头部。教师培训学院的一些学生见证了这场屠杀，武装团体“伊斯兰卫士”也声称对该事件负责。

20. 在冲突之初发生了报复国家军队中图阿雷格军人及其家人的行为。尤其是，2012 年 2 月 4 日发生了一件事：通布图国民自卫队中 9 名图阿雷格军人遭到追捕。其中 7 人被报复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攻击行为的军人处决。不过，这些信息未能得到马里军方的证实。

⁶ A/HRC/8/50，第 5 项建议。

21. 在加奥，2012 年 4 月初，武装团体，尤其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洗劫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署)的仓库，杀害了几个不听命令的人。在这一事件中，有一名 70 岁的男子和一名 15 岁的儿童被子弹打死。在红十字委员会的第二个仓库，一名妇女在同样的情况下被杀死。特派团还了解到，在洗劫世界粮食署仓库期间，一名年轻的塔马奇克妇女因为反抗武装人员的强奸企图而遭到强奸者殴打。特派团还获悉了 2012 年 6 月 25 日夜在加奥市政参议员 Idrissa Oumarou 遭谋杀的情况。

22. 不同来源还向特派团报告了 2012 年 7 月 29 日在阿盖洛克一对未婚青年被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用石块击毙的案件。这对年轻人被指控未婚生子，他们被绑在一起，埋进一个坑里，只露出头部，随后当着大约 300 人的面被人用石块击毙。

23. 地雷有的是危机前马里军队放置的，有时是 2012 年 1 月后武装团体放置的。在加奥、昂松戈和尼亚封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阵地不受可能的攻击，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在城市周围安放了杀伤人员地雷。从 3 月到 8 月底，在北部发生了 28 起由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导致的严重事件，造成 43 人死亡，其中 24 人是儿童。

B.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24. 在危机之初，与 Ganda Koy 和 Ganda Izo 民兵有联系的家庭以及与军队成员关系近的家庭成员一律成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遭到殴打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恐吓。

25. 自极端武装团体夺取北部后，据统计发生了 10 起以对伊斯兰教法的某种解释为名的断肢事件：加奥 6 起，昂松戈 1 起，通布图 3 起。第一起断肢事件发生在昂松戈，时间是 2012 年 8 月 8 日，受害者是 30 岁的 Al Hader Ag Al Mahmoud，在针对偷盗牲畜的快捷诉讼后，他被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的成员砍掉了右手。受害者向特派团讲述到：

“2012 年 7 月 6 日，我从昂松戈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回来，一些人向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的人告发了我，于是我遭到逮捕。被监禁 14 天后，我被带到一个 10 人委员会面前，经过快捷诉讼后，他们宣布我有罪。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的首领对我判处的刑罚是砍去我的右手。他们叫大家到独立广场围观。他们把我牢牢地绑在一张椅子上，把我的右手捆在椅子的扶手上。随后一名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的成员用一把大厨刀砍断了我的右手。后来一名急救人员对我进行了护理。”

26. 特派团从各种一致的来源得知，北部的民众依然受到武装团体的侮辱性对待，这些武装团体以对伊斯兰教法的极端解释为名，骚扰、鞭打和棒打未戴面纱或戴得不够的妇女，以及参与出售或消费烟酒以及他们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一切做法和行为的男子。

C. 任意逮捕和拘留

27. 自马里军队撤出马里北部后，武装团体通过“伊斯兰警察”来确保维持秩序，而伊斯兰警察明目张胆地违反马里法律，逮捕、拘留和虐待公民，尤其是在加奥、通布图和基达尔的监狱里。

D. 招募儿童兵

28. 尽管无法确定参与武装团体的儿童的准确人数，但特派团所收集的可靠信息指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卫士和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在营地招募和训练儿童。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失败后，其大多数未成年成员加入了其他武装团体。

29. 有时可以看到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在加奥以及伊斯兰卫士在尼亚丰凯招募的 10 到 12 岁的儿童在这些团体所控制的城市周围的检查站以“伊斯兰警察”的名义执行巡逻任务。虽然有些儿童是被父母出于宗教原因送去的，但大多数是被最高达 350,000 CFA 的金钱承诺吸引去的⁷。在加奥，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继续在一所 *madrassa*⁸ 积极招募儿童。这些儿童将接受宗教教育，并学习使用武器。父母每个月将得到 5,000 CFA 的钱。

30. 特派团还关注招募“塔里布”儿童的情况，父母把这些儿童送给修道士，目的是接受伊斯兰教育，但他们成为了行乞的工具。许多事实上负责这些儿童的修道士逃离了北部，留下他们的学生面对被招募的风险。

E. 性暴力

31. 特派团收集到大量指控控制北部的各种武装团体实施性暴力的信息。不过，受害者污名化严重地阻碍了她们获得帮助。在马里，性暴力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令家庭丧失尊严。据一名受害者称，“在马里，如果你说自己遭到了强暴，那么你的生活就完了”。遭受性暴力的女童和妇女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没有办法再结婚。在这一背景下，大多数性暴力案件没有被告发。一些医疗来源报告说在马里，妇女在受到强暴后不去就医。

32. 一些证词表明，强奸动机是出于种族考虑，尤其是在武装团体进攻期间。受害人一般都来自“深肤色”人口，在“浅肤色”的施害者看来她们是低等的。

33. 北部妇女和女童所遭受的第二种性暴力形式是惩罚性强奸行为，是极端叛乱分子对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施加的惩罚，例如不遵守着装法和骑摩托车的禁令。

⁷ 相当于 697 欧元。

⁸ 古兰经学校。

在她们房子里当着其家人的面强奸妇女和女童是一种恐吓和酷刑手段。2012年4月，在加奥，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在搜索军人近亲或亲政府民兵成员的行动中就犯下了几起这样的案件。4月2日，一名36岁的 Sonrhāi 妇女在其住所遭到两名缠头巾的男子强奸。一名来自通布图的22岁贝拉妇女讲述了4月3日星期二她的遭遇，她被指责没有在家里戴面纱，伊斯兰卫士的 Mohammed Iguin 指挥下的6个人在他们的基地强奸了她，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34. 伊斯兰卫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西非团结圣战运动为了使他们执行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合法化，强迫一些家庭拿自己女儿的婚姻做交易，其中最小的只有13岁。这些女孩常常“被嫁给”反叛者营地里的几个男人，每天她们都遭到轮奸，然后经过快速离婚程序后被抛弃。

35. 特派团还从多种来源收集到关于对因违反伊斯兰教法遭到拘留的妇女实施性暴力的指控，尤其是在通布图和加奥的女子监狱。

F. 侵犯财产

36. 自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发起攻击，伊斯兰卫士、西非团结圣战运动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随后也开展攻击起，公共财产和基础设施成为了目标并遭到摧毁。例如，身份档案、学校和医院档案遭到系统销毁和焚烧。许多学校、医院和护理中心以及其他行政大楼、私人住所和商业区遭到武装团体的洗劫、劫掠，有时还被占领。

G. 侵犯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37. 随着2012年年初武装团体到达北部，当地居民的表达自由遭到系统限制。今天在该地区不再有任何自由媒体，总部设在巴马科的新闻报导机构无法进入该地区。在事件发生前，该地区有几家私人广播电台，其中最著名的广播电台，加奥的 Aadou Kouïma，在其总编 Malik Akoumege 受到多次恐吓和死亡威胁后，于2012年8月6日中断了广播。2012年5月5日和8月6日，西非团结圣战运动的反叛者两次闯进电台播音室，将 Akoumege 劫持到城外痛殴。自此，该电台被武装团体摧毁了。

H. 侵犯受教育权

38. 武装团体的存在导致马里北部的受教育机会受损，尤其是因为在2012年4月至5月至少有115所学校遭到攻击、摧毁和洗劫，85%的教员离去。只有少数学校仍在艰难运转。职业院校也关闭了。由于缺少必要的文件，一些逃到南部的儿童无法在新学校注册。

39. 据众多来源称，由于可以上课的教师人数有限，伊斯兰卫士想要强行将男女生分开的愿望未能实现。在仍在运转的学校里，一些课程，例如绘画、音乐和

体育，遭到禁止，一些学校从此只教授古兰经，损害了以后想上官方课程的儿童的利益。

I. 侵犯健康权

40. 官方和医疗信息称，武装团体占领北部导致医务人员大量外逃，卫生基础设施遭到摧毁。加奥和通布图的两家医院和基达尔的诊所遭到洗劫，导致基本医疗服务缺乏。在许多地方，尤其是 Gondam，医疗档案被完全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某些慢性病和急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41. 在危机爆发前，北部三大地区有大约 950 人血清呈阳性。而在事件发生后，由于对以前查出的病例的跟踪中断，这些人病情恶化的风险以及血清呈阴性的人感染的风险加大了。此外，强奸包括轮奸案件频发加大了该国北部艾滋病流行的风险。

42.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马里医生工会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系统的支持下自 2012 年 8 月起为北部居民组织了几次巡诊，巡诊得到了医生志愿者的帮助。

43. 一些来源向特派团报告说，在加奥、通布图和基达尔，医务人员在因武装战斗人员在医院和护理中心的存在而变得困难和紧张的条件下工作。对女性雇员和病人尤其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来说，情况尤为困难。特派团接到报告称，在某些中心，武装人员常常在病人分娩或做外科手术时闯进来殴打没有戴面纱或者所戴面纱不合乎要求的助产士或护士。例如，在通布图的医院，一些男人一直在那里检查去医院的妇女戴的面纱是否合乎要求。有几次，雇员和病人无法进入医院。2012 年 9 月，一名护士被武装战斗人员从医院劫持并被强行带到伊斯兰警察局，理由是她的面纱不合乎要求。

J. 侵犯文化权

44. 据可靠来源称，北部居民的文化权利遭到武装团体的绝对限制。音乐、电视和体育都以对伊斯兰教法的原教旨主义解释为名遭到禁止。在加奥和其他城市，酒吧被关闭。在通布图和尼亚丰凯，在河里裸泳的儿童和去河里洗澡的妇女将遭到殴打。要求女童(自 5 岁起)和妇女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严格的着装法得到执行。在连接主要城市的公共汽车上，男女从此要分开坐，这主要通过一道帘子实现。男童和男子的裤子要长及脚踝。男童和女童，男人和女人不再有权一起公开露面，除非是有婚姻关系或亲子关系。女童和妇女不再能坐男人的摩托车。伊斯兰警察负责执行这些严格的规定，不遵守规定的人要挨鞭子。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妇女不再抛头露面。

45. 此外，在通布图城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两天后，2012 年 6 月 28 日，伊斯兰卫士摧毁了该城市的几处文化和

宗教遗址，包括 Sidi Mahmoud Ben Amar、Alpha Moya、Sidi Mokhtar 和 de Cheikh el-Kébir 的陵墓。

K. 侵犯宗教自由权

46. 特派团从各种来源得知北部基督教礼拜场所，包括加奥的教堂，全都遭到亵渎和洗劫。在遭到威胁后，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基督徒和泛神论者在武装团体到来时逃走了。

六. 马里政府控制地区的人权状况

A. 侵犯生命权、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47. 在巴马科的宪兵队 1 营，一名在反政变中死里逃生的士兵声称：

“4 月 30 日的第二天，对第 33 伞兵团成员的追捕开始了，他们被带到卡蒂 Sanogo 中尉的总部，Sanogo 中尉对他们进行死亡威胁，随后让人在 ORTM 对他们进行摄影⁹，接着把他们痛打了一顿。我的两个战友被打死了。5 月 1 日，大约早晨 2 点，来了一队士兵，他们照着一个有 20 名士兵和一名士官的名单点名，这些人全都是戴红色贝雷帽的。他们被两人一组捆在一起，随后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从此，人们再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在一名中尉和一名军士长就我的命运讨论一番后，我捡回了一条命，因为看到我遭到痛殴并且头部负伤，他们以为我快死了”。

48. 特派团无法确定在卡蒂失踪的 21 名军人的命运。被询问的军事当局肯定说这些士兵确实失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死了。特派团还被告知 2012 年 5 月 2 日，一些军队成员进入巴马科的 Gabriel Touré 医院，劫走了十多名受重伤的军人，这些人被带到了哪里不得而知。

49. 根据一致的消息来源，2012 年 9 月 9 日，在 Diabali 镇，马里军队的一个分队处决了达瓦兄弟会的一群朝圣者，他们有 16 个人，其中一些是毛里塔尼亚籍的。据司法部称，该卷宗由军事当局处理。然而，军事当局让特派团去找民事法庭。因此，特派团无法确定对这些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以及哪个司法机构(民事还是军事)在负责调查。毛里塔尼亚已经宣布派遣三名专家，他们将负责与马里当局一起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关于 2012 年 10 月 21 日据说军人在 Diabali 附近的一个村庄处决至少 6 名图阿雷格平民的案件，特派团同样无法获得的可靠信息。

⁹ 马里广播电视局。

B.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50. 2012年4月30日，反政变的第二天，一些警察在警察治安机动队的所在地遭到虐待。跟军人一样，一些警察被带到卡蒂营地并遭到关押，在那里他们遭到死亡威胁，被殴打，受伤严重。为了套取情报，其中一些人被反铐着手脚(俗称“单车”式)，肚子朝下地掷到地上，同时他们的生殖器遭到痛殴。

51. 在卡蒂营地，83名被认定是反政变者的士兵和军人被关在俗称“墓穴”、“地底”或“洞穴”的地下室，那里酷热难当，没有光线，无法与外界接触，卫生条件恶劣，两个厕所充满了粪便和蠕虫。特派团得知有些被拘押在卡蒂营的士兵被负责营地的士兵强迫着相互发生性关系，而看守则在一边拍摄取乐。这些士兵在受害者的不同身体器官上摠灭燃着的香烟。在被监禁的前几天里，所有83名被监禁者只有权利得到一桶水和一点米。有几天，他们不得不在吃饭和喝水之间做出选择。另外有几天，他们只能喝自己的尿或其他被监禁者的尿。

C. 任意逮捕和拘留

52. 2012年3月22日至9月6日被监禁在卡蒂，随后被转到宪兵队1营的83名士兵和警察遭到逮捕和拘押的法律依据还有待澄清。前总统杜尔的前参谋长Hamidou Cissoko少将、Abdoulaye Cissé上校、Yacouba Traoré中校以及Konaré指挥官都在这些被监禁者之中。一些被监禁的警察报告说他们是被属于亲执政军人的敌对工会的警察告发、逮捕和拘押的，是为了跟他们算账。

53. 不过，特派团看到，1营军官和士官的拘押条件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在这些军官中，有7人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士兵和警察处境一样。特派团了解到，在反政变期间，有17名马里平民和大约30名外国人，其中有喀麦隆人、尼日利亚人、乍得人和布基纳法索人被关押在卡蒂，关押条件一样。他们在2012年5月7日到8日获释。

54. 特派团还得到报告说，Mahamadou Diouara，一名28岁的年轻人，BBH¹⁰民兵的领袖，被劫走后秘密关押在国家安全局，在几个星期里得不到司法保障，随后被转往卡蒂的监狱。

55. 在色瓦雷，军人把守的公路检查站¹¹专门对“浅肤色”的人进行检查和搜身¹²，一些被当作是武装团体成员的旅行者只是因为其外表就遭到逮捕、虐待，甚至拘留，没有任何法律理由。马里当局向特派团表示，色瓦雷是一个战略上的

¹⁰ BBH：“Bouyan Ba Hawi”，Songair语的意思是“宁死不受辱”。

¹¹ 位于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地区。

¹² 受访的人使用的措辞。

敏感地方，自 2012 年 11 月 6 日逮捕一名年轻的马里裔法国圣战者以来，军人们事实上加大了对某些旅行者的关注。据当局说，这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由于检查具有种族性质，北部的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多次向特派团指出，他们不敢再走这条线了，大部分人不得不绕道邻国前往巴马科，这侵犯了他们的通行自由。

D. 侵犯财产

56. 2012 年 2 月 1 日，在马里士兵的家人示威之际，在卡蒂和巴马科，愤怒的年轻示威者对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实施了报复和暴力行为。特派团了解到在卡蒂，一名来自通布图的图阿雷格医生的药房和诊所遭到洗劫。图阿雷格裔前手工艺和旅游部长 Zakiyatou Oualett Halatine 的房屋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如果没有宪兵干预，一些图阿雷格人会遭到私刑处死。

E. 侵犯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57. 特派团观察到，在巴马科和莫普提，表达和信息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两个城市的许多受访居民表示他们害怕随便说话，尤其是批评军队或政府。

58. 几起严重事件反映出新闻自由岌岌可危，尽管独立报刊仍在经常性地批判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关于这一点，2012 年 7 月 2 日，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黎明》的主编 Abderrahmane Keïta 在半夜遭到蒙面武装人员的绑架，他被用车带到远离巴马科市中心的地方，随后遭到痛打。打他的人对他说：“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在搅乱国家！”。在遭到这次袭击前，Keïta 先生受到过死亡威胁。10 天后，“独立”日报的主任 Saouti Haïdara 遭到几个蒙面人的殴打，他们挥舞一把步枪威胁他，并且打断了他的胳膊。

59. 特派团还从多个来源了解到 2012 年 11 月初一名叫 Roberto Magic Sapeur 的巴马科说唱歌手遭到迫害和死亡威胁。在唱了一首批评军人的歌曲后他受到了死亡威胁。数名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多次跑到他家里。

F. 社会经济状况恶化

60. 马里经历的危机对经济状况影响巨大。3 月 22 日政变后国际社会直接向马里提供的发展援助中止进一步减少了该国微薄的资源，其预算减少了三分之一。主要捐赠者和投资者的撤出导致大型公共建筑工地关闭，失业现象加剧。旅游业陷入停顿。此外，来自马里北部的流离失所家庭对南部居民和社会机构微薄的资源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危机爆发前，大约 43% 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每天不足 1.25 欧元）。在危机后，该比例超过了 50%。

七. 安全部门脆弱以及有意姑息某些自卫民兵

61. 特派团十分不安地观察到目前国家机构脆弱不堪。治安部队彻底分化成支持政变者(“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和“Siméon Keita 警察工会”)及反对政变者(“戴红色贝雷帽”的军人和“Tidjani Coulibaly 警察工会”)两大阵营。这种情况导致极不稳定,不利于尊重人权。

62. 特派团甚为关切违反马里法律的自卫民兵的存在问题。亲政府民兵如 Ganda Koy (估计有 1,842 人)与历届政府站在一起,并与国家军队一起被部署到北部战略城市,直至这些城市落入反叛团体之手。民兵们于 2012 年 4 月至 5 月撤退到莫普提一色瓦雷。从那以后在南部创建了其他几支民兵队伍,例如 Ganda Izo (估计有 1,337 人)和北部地区解放力量(估计有 847 人),目的是部署到北部保护弱势人口并打击起义的反叛团体。一名高级军事负责人向特派团透露说“由于国家虚弱,国内情况紧急,为夺回北部,人们尽其所能地组织起来”。这些民兵尽管装备简陋,但组织严密。它们把自己的成员证印成国旗的颜色。特派团还了解到广播发出呼吁,鼓励动员年轻人加入民兵。有报告称 Ganda Izo 和北部地区解放力量里有不到 18 岁的年轻人。

八. 即将出现的危机和风险的种族方面

63. 特派团对危机日益凸显的种族方面感到不安。虽然马里长期以来似乎很和谐,但大量证据揭示了当前危机深刻的种族分歧,其源头似乎在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有罪不罚现象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和人种歧视,以及深深潜伏的、压抑的和否定的过去的冲突和暴力行为,包括图阿雷格叛乱。种族冲突最严重的一方是图阿雷格和阿拉伯社群,另一方是马里其他种族。特派团从各方所收集到关于出于种族动机的歧视性和侮辱性行为、虐待和暴力(有时暴力致死)的证词。特派团还见证了受访者类似于煽动种族仇恨的表白。特派团观察到许多谈话对象有深深的沮丧情绪以及报复欲望。尽管在马里种族问题是仍是禁忌,但却助长了社会的明显分化、分裂以及潜在的报复行为。

九. 北部的人道主义救济

64. 自 2012 年年初武装团体实施的极端暴力行为以及大规模摧毁基础设施之后,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迅速撤离了北部各地。绝大多数人道主义组织和发展组织离开了这一地区;只有少数组织还留在当地,它们一般与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开展行动。人道主义救济到达北部并得到有效分配常常证明是有问题的并且难以证实。除了一两个例外情况,在特派团访问期间北部没有任何监视人道主义物质分配的可靠和独立的系统。

65. 现场的大部分人道主义行为不得不与武装团体谈判救济物质的分配策略和方法，不可避免地无法控制整个过程。特派团了解到存在救济物质完全受到武装团体单方面控制因而无法保障分配给受援者的情况。该地区某些重要的武装团体首领以种族或宗教为依据分配收到的人道主义救济物质。特派团还了解到分配救济物资有时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不直接分配给妇女。

十. 结论和建议

66. 此外，在马里社会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很难核实所获得的所有信息。为此，鉴于可用于开展这一任务的时间有限，并且考虑到所了解到的指控的严重性，为了为一个真相、正义和和解的协调进程奠定基础，当务之急是对事实做深入调查，只有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才能开展这一工作。

67. 特派团必须说明的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帮助马里军队夺回北部而可能进行的军事干预可能对对人权产生重大影响。某些武装团体中有当地人，并且得到了当地某些重要人物的支持。种族问题，包括一部分居民和军人把塔马奇克和阿拉伯族群的平民与武装团体混为一谈，以及马里军队在遭受的挫折面前惊慌失措，这些都预示着在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对平民的报复风险。许多本着复仇精神或者带有类似情绪的民兵的存在也令人担忧。本报告中所描述的机构的脆弱使得情况更加不稳定。

68. 在人道主义方面，专业人员担心在军事干预的情况下，会发生大规模流离失所和逃难的现象，目前估计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超过了 300,000 人。这样一种场景对国内人道主义系统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和人道主义机构来说压力巨大，因为要吸收更多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次区域的不稳定。

69.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马里种族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滋生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氛围。如果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如果再为政治目的操纵这种紧张关系，那么马里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冲突。

70. 鉴于以上所述，高级专员提出了以下建议：

对马里政府：

- (a) 确保对在危机期间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人进行司法追究；
- (b) 确保所有马里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包括通过迅速组织公平的诉讼或者释放被非法拘押的人；
- (c) 确保培训所有治安部队了解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原则；
- (d) 启动一个包容性对话进程，以便建立一个涵盖在 2012 年危机中实施的侵权行为以及在以前的暴力浪潮中实施的侵权行为的过渡司法机制；

(e) 组织提高人权认识运动，尤其是反对：(一) 种族和宗教不容忍，(二) 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虐待和暴力侵害；

(f) 在安全部门改革的框架内，采取措施以便：(一) 开展防卫和治安部队认证程序，(二) 在联合国系统的支持下制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三) 禁止民兵的活动；

(g) 增强妇女和青年对调解和谈判进程、决策程序以及全面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和选举进程的有效参与。

对国际社会：

(a) 增强在马里的联合国系统在下述领域的的能力：(一) 预防、监视和跟踪侵犯人权的情况，(二) 强化国家保护人权的能力，包括支持国家人权委员会、司法系统和共和国调解人，(三) 在人道主义应对措施的实施和规划中采用基于人权的方式，(四) 促进宽容和尊重社群间的多样性以及 (五) 在监测和应对对避难平民的威胁方面支持邻国；

(b) 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上建立一个跟踪、分析和信息交流机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和第 1960(2010)号决议的规定配置保护妇女和儿童的专家；

(c) 确保基于人权的方式被纳入对马里北部可能采取的军事干预的规划和实施的所有阶段以及对主犯可能进行的惩处中，尤其是确保平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在人权方面实施必要的尽职政策，尤其是在联合国向非联合国部队提供任何支持前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在指控参与军事干预的武装部队严重侵权的情况下建立监测和行动机制；增强国家治安部队的能力以加大对平民的保护。成立一个以人权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国特派团，以支持马里当局作出的努力；

(d) 迅速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或者特派团，查明 2012 年 1 月以来在马里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实。